

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厦门举行

从今起金鸡奖每年评选一次

新华社厦门11月19日电 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19日在厦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黄坤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牢记殷切嘱托，自觉担当使命责任，不断推动新时代电影事业繁荣发展。

不断推动中国电影从“高原”向“高峰”迈进，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跨越。黄坤明指出，金鸡百花电影节是电影界的盛事，从今年起金鸡奖将每年评选一次。

中国文联、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国家电影局负责同志出席。来自电影界的代表1000余人参加开幕式。本届电影节将持续到23日，将评选出中国电影金鸡奖系列奖项。

作家谈

明面上，《月落荒寺》这部作品和格非之前的《隐身衣》有很多交叉，原来的副线人物在《月落荒寺》中成了主角人物，像戏剧中，主唱和副唱交换了位置，或者，借格非曾在采访中说的一个意思，林宜生们，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突破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文本“常人”，突破了“隐身”的位置，开始对自己的存在发出既软弱又锐利的思考。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部作品的内部，都和白居易、《金瓶梅》、德彪西等更广阔的文化构成了复调。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部作品的内部，都和白居易、《金瓶梅》、德彪西等更广阔的文化构成了复调。

上述观点来自施密特的《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看《月落荒寺》的时候，不断想到施密特的这本书。这么说吧，在这部最新作品中，格非似乎终于放弃了他已然成熟且深受读者喜爱的演技。

把悲哀的戏剧上升为悲剧，《江南三部曲》是一次思想实践，《月落荒寺》则是一次全方位的更彻底的实践，因为这一次，现实还侵入了格非的叙事和语言层面。

时代入侵小说。小说中出现的各种符号都失去了先锋滤镜，中关村、五道口、理工大学、雕刻时光，很多读者甚至把男主直接对位格非。格非落笔时刻，不会预料不到这个结果。

如此，“月落荒寺”出场。说实在的，我一直觉得“月落荒寺”这个意象高了些，尤其最后还要搞到圆明园正觉寺去，挥不去的上流社会广场舞感，好在主人公始终和这个上流社会保持了一种融入的隔离。

我很喜欢这个结尾。它缓解了《春逝江南》结尾女主之死带来的遗憾。说到底，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每个人都是拿自己的局限和这个世界肉搏，而作为凡人，我们能在人世收获的敌意也好，爱意也好，最后都将混同日月，和岩石树木为伴。

“戒指，她吃到了戒指。”人人呼之欲出。格非好整以暇，几乎要拿出烟来抽。我们在想象中等他吐出烟圈，他说了一句，“她吃到一根鲨鱼骨头。”

《月落荒寺》，格非下楼梯，吐出他的鲨鱼骨头。在这个“具体的普遍性”里，我们穷尽一生寻求的答案，以凄凄又温暖的形象，和我们觥筹交错。如此，无论是书中卢卡奇的“深渊大饭店”，还是萨特的“两种生活论”，都被月亮统摄，因为它严厉地照竹林，也温柔地照沟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

花了十五年，格非终于『从楼上下来』

读最新长篇小说《月落荒寺》

毛尖

《鹤唳华亭》开篇让人愿意慢品，因为强情节、细致国风、精练台词

拯救“倍速观剧”，长篇连续剧或能做到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不久前的中国网络视听论坛上发布了一则调查分析，数据显示，超七成年轻人在视频平台追剧时会开启“倍速”功能，“只看他/她”功能，甚至认为“看完预告等于追完一集”。

“下一秒反转”与类型化结合，为长剧留出“气口”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这样解读观众愿意“慢品”的原因：“故事扣人心弦，没有在‘套路’中行；台词和服化道都因为中国风的加持，而显得凝练、精致。”

以郝蕾饰演的张尚服为例，从她撞破秘密，危机将近，到典礼上出意外，直至末了改口供，她的每一次登场都不按套路出牌。而且，小到她手里的一支烟，抑或看似不经意叙旧的台词“那会儿您和这桌子差不多高”，都在后续剧情里有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为了适配周播的节奏，编剧叠加了单元剧、悬疑剧等多重元素，用拍摄类型片的方式来消解长篇剧集的冗长感。



▲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是否喧宾夺主，年轻演员的演技能否接得住演技派的对手戏，都是该剧能否最终成为精品的一项关键。王劲松、黄志忠、郝蕾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为强情节的故事注入表演的力量。图为剧照。

(图片均为电视剧海报)

两相对峙外，另有贡生许昌的真实身份昭然若揭，为传递第三单元更为细密的信息量打下铺垫。将长剧切割，化繁为简，如是手法与不少韩剧、美剧类似，在专家看来，“就像气口或者句读，为周播剧找到了合适的节奏”。

接二连三的“下一秒反转”，在悬疑剧中其实很常见。导演杨文军表示，故事并不仅仅追求紧张气氛、明快的节奏，最终要落到人物的弧光。

此番主创能从第七集卢尚书对萧定权的教导中窥见一二。剧中，王劲松饰演萧定权的恩师卢尚书，在勘破徒弟使用诈伪之术，他痛陈赤子之心的可贵，“君子行路，不但要提防小人对自己的伤害，更要提防的是，在同小人对峙时，自己对自己的伤害”。

台词向文学取经，场景向国风靠拢，“老派”反而赢了观众心

《鹤唳华亭》的原著小说曾拥有颇高人气，它被网友称为“文学性”最强的网文之一。而且与一些网文喜爱堆砌辞藻却不知所云不同，该小说里的用词用典，都尽可能有据可查。

影视化后，剧本没有“去文学性”，颇为“大胆”地保留文雅又精练的文白台词。情理之内意料之外，近年来习惯古人张嘴就时评的观众，反而喜欢新剧里的“老派”做法。比如第三集的一幕就被不少人讨论点赞。

一部新剧开篇，整体评价为时尚早。往后的篇幅中，反转太多是否反而成为剧集自身的“套路”，男主角的演技能否在“哭戏”之外有更大的突破等，都是会左右剧集评分的关键项。

如果说台词的含蓄之美，是这部历史传奇剧经得起慢品推敲的又一重理由，那么借用服化道等一应细节来向国风靠拢，亦是这部剧面向历史的打开方式。剧中的创作以宋代风貌为参照，观众能从一帧帧画面里的建筑风格、人物着装等捕捉到真切而丰满的“历史感”。

影视剧的“假脸”所掩盖，“蛇精脸”“网红脸”等词汇经常成为网民热议和吐槽的话题。美图手机发布的《自拍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在美图自拍发布后被朋友吐槽最多的关键词中，“特别假”“连妈妈都认不出来”“蛇精脸”分别以76.7%、63.2%、55.9%的数据占比高居前三。

说到底，许多美颜软件用户缺乏审美能力，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风格化的美。知乎上一位整形医生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表示，不少女性的心理是“宁愿美得雷同，也不愿有个性有特点”，很多女性拿着美颜后的照片来找医生，要求整成照片中

热点透视

美颜滤镜，比“照骗”更可怕的是人生失焦

本报记者 卫中

据统计，中国喜欢使用手机自拍的女性比例高达85.4%，而她们花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的自拍照片，经过美化修饰的比例接近90%。在制造出大量“假脸”的同时，一些用户甚至对自己的真实容貌产生焦虑。

过度依赖美颜软件，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以“照骗”示人，久而久之，沉溺P图发展到对真实的自我和人生也失去了焦距。“过度美颜、滤镜依赖”的时代，人们更应当接受真正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正确审美的价值引导。

美得千篇一律的“假脸”，恰恰说明审美能力的缺乏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用美颜软件自拍后再发朋友圈或发微博，被很多女性称为是“社交礼仪”。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韩芸婷的调研数据显示，女性用户对发布在朋友圈的照片进行重度美化、中度美化和轻度美化的比例分别是36.4%、34.9%和15.95%；而用原图发朋友圈的比例仅占11.46%，且大多数是因为远距离拍摄，女性主体在画面中所占比例很小，人物细节不突出。不少女性认为美颜自拍和化妆是一样的，“既然女人能化妆，为什么不能用美颜软件呢？”

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熊铮铮认为美颜软件盛行是在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用户“自我身份构建”的结果。用户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美化过的自拍照片获得点赞、夸奖与关注，从而满足了获得肯定的心理需要。艾瑞报告的数据支撑了熊铮铮的观点：87.4%的女生对自拍效果感到满意，48.8%的女生因此浑身上下充满自信，71.8%的女生给自己颜值打了7分及以上，其中2.5%给自己打了满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涛还有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女性在社交媒体发布美颜后的照片，还具有“激活人脉关系的符号资源”的作用。由此可见，美颜软件是女性自拍的刚需。据统计，27.9%的女生自拍成癖，每天都会自拍，其中59%每次自拍2-3张、21%每次自拍4-5张、11%每次自拍5张以上。

互联网时代，对他人相貌恶意的

批评成为一种常见的网络暴力形式；相对应的，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经过美颜软件修饰过的照片也容易收获他人的赞美。不过，美颜软件这些正面、积极的作用往往被过度滥用美颜功能所产生的“假脸”所掩盖，“蛇精脸”“网红脸”等词汇经常成为网民热议和吐槽的话题。美图手机发布的《自拍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在美图自拍发布后被朋友吐槽最多的关键词中，“特别假”“连妈妈都认不出来”“蛇精脸”分别以76.7%、63.2%、55.9%的数据占比高居前三。

的样子，而在重度美颜后，这些同一算法画出的假脸都差不多。

靠美颜软件获取自信心，其实是最没有自信的表现

与制造“假脸”相比，美颜所带来的一些社会和心理问题更值得关注。知名图像社交应用软件Instagram近日下架了以整形为主题的滤镜，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不希望这些滤镜给青少年制造容貌焦虑。而老牌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近期发布的移动端App受到广泛好评，因为它没有提供美颜功能，而是把重点放在让用户进行风格化的艺术照片创作上。在这款App里，相比人的容貌，用户的各种创意思法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赞扬。一些青少年沉迷于自己经过这类

整形滤镜加工后的美颜容貌，因而对自己真实的容貌产生了很多焦虑，这其实是一种被称为体相障碍的心理问题。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由于各类美颜软件的普及，人们发现拥有“完美长相”的不再是那些明星艺人，而是经过美颜软件修饰后的自己，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产生体相障碍，产生了去整容的冲动。发表在学术期刊《当代心理学》上的一篇文章也显示，长期使用美颜软件后的青少年对整容手术的态度变高。国内的统计数据同样支持了这一观点。医疗美容集团美莱发布的《20年整形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整形消费群体中，18-26周岁群体占据主导地位，比例高达42%，这个年龄段的用户同样也是美颜软件的重度用户。

正因如此，美颜软件作为最直接面对有着容貌和身体焦虑的用户的工具，也不能在社会责任上缺席。孙佳山指出，美颜软件不能一味迎合用户“网红脸”的心理需求；“美颜也是一种算法，而算法是有价值导向的。”美颜软件应当让用户懂得什么是真实的、天然的美，不是仅仅用算法帮用户变脸，而忘记了真善美是以真开头的道理。